



雷馬克著

朱雯譯

生死存亡的时代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生死存亡的时代

〔德国〕雷 馬 克 著

朱 雯 譯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· 北 京

Erich Maria Remarque
Zeit zu leben und Zeit zu sterben

根据 Denver Lindley 的英译本 "A Time
To Love And A Time To Die" (George
J. McLeod Ltd., Toronto, Canada, 1954) 转译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3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8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956 字数 298,000 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 9/16 插页 3

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9600册

定价 (3) 1.15元



作者像

第一章

死的味道在苏联跟在非洲不一样。在非洲，在英国人的猛烈炮火底下，火綫中間的尸体也常常躺在那兒，好久好久沒有給埋葬，可是太陽起的作用却很快。一到晚上，有股甜蜜的、悶人的、浓郁的味道隨風送來——毒氣灌滿了尸体，他們在異國的星光里如同鬼怪一樣站起來，仿佛正在毫無聲息、毫無希望地各自作那最後一次戰鬥——可是一到第二天，他們早已開始皺縮，無限疲乏地緊貼着地面，仿佛打算鑽進里头去似的——要是過後他們能够被運回去，那么有的已經很輕，已經干癟，也還有過了几个星期才給發現的，那就只剩下一些骸骨，在突然显得太大的制服里寬寬松松地搖得响了。這是在沙地上、在太陽下、在風里头的一種干燥的死法，而在苏联却是一種腌臢的、發臭的死法。

一連下了几天雨。雪在融化了。一个月前，积雪还要深三碼。那个被轟毀的村子起初看来好象只有燒焦的屋頂，这会兒已經悄悄地、一夜又一夜地从那正在下沉的积雪里冒出来。窗框已經露出来了；几夜过后，門的拱道看見了；接着，通到下面那污糟糟的白色中去的梯子也看見了。雪在融化，融化，而隨着融化，尸体也露出来了。

他們都是陣亡已久的人的尸体。那村子曾經被爭奪过好几

吹——在十一月、十二月、一月，还有如今这四月。占领了又失陷，随后又占领了。来了一场暴风雪，有时候在几小时里就把那些尸体掩盖起来，弄得埋尸队也常常找不到他们——直到最后，差不多每天都有新的雪白的一层撒到废墟上去，正如一个护士把一条被单铺在一张血淋淋的、肮脏的床上。

最先露出来的是一月里阵亡的人的尸体。他们堆在最上面一层，四月初，积雪一开始下泻，马上就露出来了。他们的躯体冻得挺硬，他们的脸象是灰色的蜡。

他们如同一块块木板似地被埋葬。村子后面有一座小山，那兒雪积得不太深，把雪刨掉，就在冻冰的地上挖了些墓穴。这是件烦重的工作。只有德国人才被埋葬起来。苏联人都给扔在露天的围场上。天气一转暖，他们便开始发出臭味。臭得太厉害了，就鏟些雪来盖在那上面。把他们埋葬起来是不必要的，谁也不指望那个村子会守得很长久。团队正在退却。挺进中的苏联人自己会把他们的阵亡者埋葬的。

在十二月里阵亡的人的尸体旁边，还发现一些武器，这些武器是一月里的阵亡者的。步枪和手榴弹比尸体陷得更深，有时候钢盔也一样。这些尸体制服上的符号比较容易扯下来，正在融化的雪早已把布给泡酥了。水积在他们那张开着的嘴里，仿佛他们是淹死在水里似的。有时候，手脚都已经烂了。他们被抬走的时候，身体还是硬梆梆的，可是一条胳膊、一只手却会摇啊晃的，倒像那死尸在挥手，那样子冷得可怕人，而且几乎有点猥亵。所有这些尸体一搁到阳光里，眼睛总是先烂。它们会失去玻璃似的光辉，眼珠子会变成胶冻，里头的冰融化了，慢慢地从眼睛里淌下来——好象在哭泣。

突然又冰冻了好几天。雪面上长了一层皮，就结起冰来了，

雪不再往下沉。可是那时候，懒怠的、闷热的风又开始吹起来了。

起初，只是一个灰色的斑点在逐渐消褪的白色中显现。一小时过后，那已经是一只向上伸出来的、捏紧着拳头的手了。

“又是一个，”索欧说。

“哪兒？”殷茂曼问。

“在那边教堂前面。我们要不要把他挖出来？”

“有什么用啊？风会把他挖出来的。那兒后面的雪至少还有一两码深呐。这个倒楣的村子比周围什么东西都低。难道你想把你的靴子灌满冰水吗？”

“见鬼，才不呢。你知道今天吃什么？”

“卷心菜。卷心菜烧猪肉和马铃薯，不过猪肉是不会有。”

“当然是卷心菜罗！这个礼拜已经是第三次了！”

索欧解开他裤子上的钮扣，开始小便。“一年以前，我小便起来还要弄成一个很大的弧形，”他愁眉苦脸地解释着，“那是一种道地的军队派头，大家都那么做，我也觉着很好。每天挺进了多少公里，满以为不久就可以回家了。如今我象老百姓一样小便，随随便便，也不觉得高兴咧。”

殷茂曼把手伸到制服里面，舒舒服服地在搔痒。“怎么样小便我倒一点也不在乎——只要让我再当老百姓就好了！”

“我也是一样，可是看样子我们得当一辈子兵咧。”

“当然罗，当英雄当到死。只有党卫队员小便起来还弄成很大的弧形。”

索欧扣好裤子。“他们当然能那样做。我们干着肮脏的活儿，可是那些宝贝却得到了所有的荣誉。为了一座倒楣的城市，我们打了两三个星期的仗，临到最后一天，党卫队员来了，他们抢在我们头里，意气扬扬地开进了城。只要看一看他们得到的

那种待遇！总是頂厚的衣服，頂好的靴子，頂大塊的肉！”

殷茂曼齜着牙齒笑了笑。“現在就連黨衛隊員也不能占領什么城市了。他們也在往後退，跟我們完全一個樣。”

“跟我們不是一個樣。那些帶不走的东西，我們是不燒不杀的。”

殷茂曼不再搔痒了。“你今天怎么啦？”他詫异地問。“你倒象一個人一樣說起話來了。小心別讓施丹勃雷納听了去，要不，你馬上會發現自己給弄進了紀律連。瞧——那邊的雪已經沉下去了！這會兒你可以看見那個人的一段胳膊啦。”

索歐望過去。“雪要是一直這樣融化下去，明天他會挂在一個十字架上呢。他的位置很適當，恰巧就在公墓上。”

“那邊就是個公墓嗎？”

“當然羅，你難道不知道？以前我們也來過這兒一次，就在我們上回反攻的時候，大約在十月底。那時候你沒有跟我們一起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你在哪兒？醫院里？”

“在紀律連。”

索歐從牙齒縫里吹了下口哨。“紀律連！該死！為了什么事？”

殷茂曼瞧着他。“從前是共產黨員嘛，”他說。

“什么？他們把你放出來了？到底是怎麼回事？”

“一個人得有運氣。我是一個很好的機工，如今這種人在這兒比在那兒顯然更有用。”

“也許是，可是到底是個共產黨員哪！而且又是在這兒蘇聯！共產黨員往往被派到別的地方去的。”索歐突然懷疑地瞧着殷茂曼。

殷茂曼譏刺地笑了笑。“放心好了，”他說，“我還沒有做間諜。你說的关于党衛隊員的話，我不會去報告的。你就是這個意思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？一點也不是。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樣的事！”索欣伸手去拿他的飯盒。“軍廚車來啦！趕快——要不，我們只能弄到一點洗碗水咧。”

那隻手越長越高，好像不是積雪在融化，而是那隻手正在從泥土里慢慢地伸出來——如同一種無力的威脅或是一個癱軟的求救手勢。

連長突然停下來。“那邊那個東西是什麼？”

“大概是一個什麼人吧，長官。”

拉埃越發凝神地瞅着。他看得出那是衣袖上一塊褪色的布。“那不是蘇聯人，”他說。

繆克軍曹在靴子里扭動着腳趾。他受不了那個連長。自然羅，他帶着無可指責的嚴肅站在他面前——紀律勝過了私人的感情——可是在私下里，為了表示他的蔑視，卻不斷地在靴子里扭動着腳趾。呆驢子，他想。蠢東西！

“把他弄出來，”拉埃說。

“是，長官。”

“馬上找兩三個人來動手。那樣的東西看着不順眼！”

抱在懷里的娃娃，繆克想。說夢話的家伙！看着不順眼！倒象那是我們看到的第一個死尸！

“那是一個德國士兵，”拉埃說。

“是的，長官。近四天來，我們發現的盡是蘇聯人。”

“叫他們把他弄出來，我們就會知道他到底是誰了。”拉埃走到他駐屯的地方去。自命不凡的驢子，繆克想。有一隻火爐，一

所暖和的房子，还有騎士十字章。我連一等鐵十字章也沒有一個。他既然弄到那么多獎章，那么凭我做的事也總够撈到这么一个啊。“索欧！”他喝道。“殷茂曼！到这兒來！把鉄鍬帶着！那邊還有誰？格列貝爾！希爾許蘭特！貝爾寧！施丹勃雷納，你負責帶這個小队！那邊那隻手！把他挖出來，如果是德國人，就把他埋葬了！我敢打賭，那一定不是的。”

施丹勃雷納悠悠閑閑地踱過來。“你要打賭嗎？”他問。他有着高亢的、孩子似的嗓子，要壓低也白費勁。“賭多少？”

繆克楞了一會兒。“三個盧布，”他隨後說，“三個占領區的盧布。”

“五個，不到五個我不賭。”

“好吧，那么就五個，可是得付清。”

施丹勃雷納笑了。他的牙齒在慘白的陽光里閃耀。他十九歲，碧藍的眼睛，金黃的頭髮，臉蛋象個哥特天使。“當然付清。還有什麼，繆克？”

繆克也不喜歡施丹勃雷納，可是他怕他，所以很小心。施丹勃雷納是從黨衛隊轉來的。他有希特勒青年團的金質徽章。如今他屬於這個連隊，可是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個情報員和秘密警察的暗探。

“好吧，好吧。”繆克從口袋裡掏出一只櫻桃木烟盒，那蓋子上烙着一枝花的圖樣。“來支烟嗎？”

“行。”

“元首是不抽烟的，施丹勃雷納，”殷茂曼隨口說道。

“閉上你的鳥嘴。”

“你閉嘴，你這個野種。”

施丹勃雷納揚起他那長長的睫毛，斜覷了一眼。“你好像覺得怪舒服似的，把種種事情都忘記了，是不是？”

殷茂曼笑了起来。“任何事情我都不会輕易忘記。我也知道你那句話到底是什么意思，馬克斯。可是你別忘記我說的是什麼：元首是不抽煙的。就是這麼一句話。這兒有四個見證。元首是不抽煙的，這人人人都知道。”

“別嘮叨了！”繆克說。“動手挖吧，連長下的命令。”

“好，行動！”施丹勃雷納燃上繆克給他的紙煙。

“從什麼時候起准許值勤的時候抽煙的？”殷茂曼問。

“我們又不是在值勤，”繆克怒悻悻地解釋着，“現在別再說話了，動手吧！希爾許蘭特，你也來！”

希爾許蘭特走過來。施丹勃雷納齜着牙齒笑了笑。“給你的第一流工作，依薩克！挖死人，這對你的猶太血統來說是有好處的，可以增強筋骨和精神。把那邊的那柄鐵鍬拿着。”

“我是四分之三的阿里安人，”希爾許蘭特說。

施丹勃雷納把紙煙的煙噴到他臉上。“那是你說的！依我看來，你是四分之一的猶太人——由於元首的寬大，你才被准許跟純粹的德國人一塊兒打仗。所以，把這只蘇聯豬挖出來吧。在中尉那高雅的鼻子聞起來，他發出的臭味太厲害了。”

“這不是蘇聯人，”格列貝爾說。他已經把幾條木板拖到死人那兒，獨自動手鏟掉胳膊和胸脯周圍的雪。濕漉漉的制服這會兒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

“不是蘇聯人？”施丹勃雷納走過去，腳步又快又穩，如同一個舞蹈的人走在搖搖晃晃的木板上，隨後他往格列貝爾旁邊蹲下去。“的確，那是德國人的制服。”他轉過頭。“繆克，這不是蘇聯人！我贏了！”

繆克腳步沉重地走過去。他瞪着那個窟窿，里面的水從四邊慢慢地滴下來。“我弄不明白，”他嫌惡地說，“到現在差不多有一個禮拜了，我們發現的盡是蘇聯人。他准是十二月里陣亡

的那批中的一个，陷得比較深。”

“說不定他是十月里陣亡的，”格列貝爾說，“那時候我們的团队来过这兒。”

“胡說，他們不会再有留下的了。”

“會的，我們在这兒打过一次夜战，苏联人退却了，我們不能不馬上前进。”

“那倒是真的，”索欧說道。

“胡說，我們的接防部队一定会發現所有的尸体，把他們埋葬的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。十月底就开始下大雪。那時候我們还挺进得很快咧。”

“你說这个話已經是第二次了，”施丹勃雷納瞧着格列貝爾。

“要是你乐意，我很高兴讓你再听一遍。那時候我們正在反攻，我們挺进了一百多公里。”

“現在我們正在退却了，呃？”

“現在我們又到了这兒。”

“那就是說，我們正在退却，是不是？”

殷茂曼警告地用胳膊肘碰了下格列貝爾。“也許我們倒是在前进吧？”格列貝爾問。

“我們是在縮短战线，”殷茂曼一面說，一面諷刺地瞪着施丹勃雷納的脸。“到如今有一年了。战略上的需要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。”

“他手指上有一个戒指，”希尔許兰特突然說道。他一直在挖掘，已經把死人的另一只手翻出来了。繆克弯下身去。“戒指，”他說，“还是金的呢。这是結婚戒指。”

他們大家全瞧着它。“你得留神，”殷茂曼輕輕地对格列貝爾說，“那只猪会弄得你得不到休假的。他会打报告，說你是个

制造恐慌的人。他正在等待着机会呢。”

“他不过是想显显威风。你自己倒要提防一下，他对你比对我更怀恨在心呐。”

“我不在乎，我不想讲什么假。”

“那些全是我們团队的标志，” 希尔许兰特說。他已經繼續在用手挖掘了。

“这样說起来，那的确确实不是苏联人了，呃？” 施丹勃雷納轉过头，向繆克齜牙咧嘴地笑了笑。

“不，那不是苏联人，”繆克怒气勃勃地回答。

“五个卢布！可惜我們沒有賭十个。把錢拿出来！”

“我身边沒有。”

“那么在哪兒？在国家銀行里嗎？来，把錢拿出来！”

繆克狠狠地瞪着施丹勃雷納。随后他掏出皮夹，把錢遞过去。“今天样样都不順手，真是倒楣！”

施丹勃雷納把錢藏进口袋。格列貝尔又弯下身去帮希尔许兰特挖掘。“我想那是賴克，”他說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这是賴克中尉。那兒还有他的軍阶綫。还有这兒，他的右手食指的最后一节已經不見了。”

“胡說，賴克挂了彩，已經送回家去了。这个消息我們后来听到的。”

“的确是賴克。”

“把他的脸弄干净。”

格列貝尔和希尔许兰特繼續挖着。“留神，”繆克嚷道，“別撬到他的脑壳。”

“他現在是不会有知觉的了，”殷茂曼說。

“閉上你的鳥嘴。这兒躺着一位陣亡的德国軍官，你这个共、

产党员！”

那张脸从雪里露出来了，水淋淋的，眼睛的凹窝里仍然积着雪。它给人以一种古怪的印象：好像一个雕刻家没有把一个面型塑完成，也没有把眼睛雕出来。一颗金牙齿在那蓝漾漾的嘴唇间閃爍。

“我認不出来，”繆克說。

“那一定是他。那一次我們在这兒沒牺牲过别的軍官。”

“把他的眼睛抹干净。”

格列貝尔迟疑了一会，随后他小心翼翼地用手套把雪抹掉。

“是他，”他說。

繆克激动起来了，他便亲自去指揮。既然問題涉及一个軍官，那就似乎需要比較高級的人来作主了。“把他抬起来！希尔許兰特和索欧抓住腿，施丹勃雷納和貝尔宁抓住胳膊。格列貝尔，当心他的脑壳！大家一齐来——一，二，拉！”

尸体移动了。“再来一下。一，二，抬！”

尸体又移动了。空气冲进去，从下面雪里發出一个瓮里瓮气的响声。

“軍曹！一只脚掉啦！”希尔許兰特嚷道。

那是一只靴子，它已經脫落了一半。脚上的肉早已在融化了的雪里腐烂，松裂了。“放手！把他放下去！”繆克吆喝着。已經来不及啦。那身体震动一下，松开了，希尔許兰特手里抓着那只靴子。

“那只脚在里边嗎？”殷茂曼問。

“把靴子擱着，繼續鏟下去，”繆克朝着希尔許兰特嚷。“誰知道他早已那么酥軟了呢？你，殷茂曼，住嘴！对死者应当表示一点敬意！”

殷茂曼愕然地瞧着繆克，可是他沒做声。

几分鐘过后，他們已經把雪从尸体周围鏟完了。在湿漉漉的制服里，他們找到一只装着些紙的皮夹，字迹已經模糊，可是还能辨認。格列貝尔說得对：那是賴克中尉，秋天曾經在那个連队里当过排长。

“我們得馬上把这件事报告上去，”繆克說，“你們待在这兒，我去一下就来。”

他走到連长住的那所房子去。那是好歹还可以住人的唯一的房子；革命以前，这里大概是村里牧师住的。拉埃坐在一間很大的起居室里。繆克恶狠狠地瞪住那只寬闊的俄国火爐，火正在里面燃着。在爐边的长凳上，拉埃的一只牧羊狗睡得正熟。繆克向他报告了，拉埃便跟他一起走出来。

他向賴克低头看了一会。“把他的眼睛閉起来，”他随后說。

“那不成，长官，”格列貝尔答道，“眼皮太脆薄，一弄就会破的。”

拉埃望着那座被炮弹轟毀的教堂。“眼下且把他抬过去，放在那兒。我們有一口棺材沒有？”

“棺材都留在后面了，”繆克报告，“我們是有过几口，用来应付特殊事故的，現在都給苏联人拿走了。我希望那些东西他們会用得着！”

施丹勃雷納笑了，拉埃可沒有笑。“我們能不能做一口？”

“費的时间太久，长官，”格列貝尔說，“那尸体早已很酥軟了。再說，看来城里也不会有合适的木板。”

拉埃点点头。“把他擱在一条帆布上。我們就把他裹在里面埋葬了。挖一个墓穴，做一个十字架。”

格列貝尔、索欧、殷茂曼和貝尔宁把那个松軟的尸体往教堂里抬。希尔許兰特拿着那只靴子，一段脚仍然留在里面，惘然地跟隨着。

“繆克軍曹！”拉埃說。

“有，長官！”

“四個俘獲的游擊隊員今天正在解到這邊來。明天一大早，他們就要被槍斃。我們連隊已經奉到執行死刑的命令。問問你們班裏有沒有自願報名擔任的。要是你找不到自願的，那麼曹長就要指名了。”

“是，長官。”

“天知道，干麼一定要我們擔任呢？唉，在這種種的混亂里——”

“我報名，”施丹勃雷納說。

“好，”拉埃的臉上一點沒有表情。他沉重地在那雪里鑿出來的小道上走回去。回到他的火爐那兒，繆克想。那個混蛋！槍斃幾個游擊隊員算得了什麼？倒像他們不曾弄死過我們几百個伙伴似的！

“要是蘇聯人及時趕到，他們也會替賴克掘墳墓的，”施丹勃雷納說，“這樣我們就不會有什麼工作了。把這工作馬上做好，怎麼樣，繆克？”

“我沒有問題！”繆克的胃有點兒難受。那個教師，他想。瘦瘦的，個兒過高，活像一根細長的板條，戴着角邊眼鏡。從第一次大戰時就當中尉，這一次大戰中也沒有升過級。勇敢是勇敢的，哪一個不勇敢呢？可是天生不是個領袖。“你覺得拉埃怎麼樣？”他問施丹勃雷納。

施丹勃雷納莫名其妙地瞧着他。“他是我們的連長，不是嗎？”

“當然羅，可是另外還有什麼？”

“另外？你這是什麼意思？”

“沒什麼，”繆克暴躁地回答。

“够深了嗎？”那个年紀最大的苏联人問。

他大約七十岁，蓄着一綫肮脏的白鬍鬚，有着一双碧蓝的眼睛，說着不大連貫的德国話。

“閉嘴，布尔什維克。叫你說話你才准說話，”施丹勃雷納答道。他兴致很好，一双眼睛老盯着游击隊員里的一个女人。那女人既年青，又健壮。

“再要深些，”格列貝尔說。他跟施丹勃雷納和索欣一道，正在監督那些俘虏。

“是為我們挖的嗎？”那个苏联人問。

施丹勃雷納急速地、輕捷地跳下去，用手掌往他脸上狠狠地摸了一下。“我关照过你，老爹，叫你別多嘴。你以为这是什么？是乡下的庙会嗎？”

他微微一笑，脸上一点恶意也沒有，只是洋溢着一个孩子从蒼蝇身上扯下翅膀时的那种滿意神态。

“不，这个坟墓不是为你們挖的，”格列貝尔說。

那个苏联人並沒有动弹，他默默地站在那兒，瞧着施丹勃雷納。施丹勃雷納回瞰了他一眼，脸色突然变了，变得既紧张，又警惕。他以为那个苏联人想要袭击他，因而他等着对方先动手。如果他當場就把对方打死，本来对任何人都無所謂，反正那个人已經被判处死刑，誰也不会来查究是不是出于自衛。可是施丹勃雷納却認為不一样。格列貝尔也說不出来，他到底是想戏弄那个苏联人，惹得他克制不住自己，还是他仍然保有那种古怪的拘迂習气，在杀人的时候得找个看来往往很合法的借口。两种成分都有，而且同时出現。这种情况格列貝尔看見得够多了。

那个苏联人並沒有动弹。血从他的鼻子里淌出来，流到了鬍鬚里。格列貝尔寻思了半晌，要是他自己处在同样的情况下